余文敏公文集

余文敏公文集卷之二

壽沈某閒翁八十序

余里中大人行蓋有暴閒沈翁云夫人滑潛區宇滿觲觲跂各欲行其知僞以錯擇名利爲能閒烏睹所爲閒又烏屑閒之暴即閒矣且以爲呰窳且以爲矯偷且以爲天之戮民嗟乎靡俗溺人久矣翁初業儒以儒干有司不利遂棄去修先王之道而息之私自念曰吾生也有涯而知無涯以無涯逐有涯竊竊然暴行越知於天

下殆已因自號曰慕閒子今行年八十矣其神王不少衰將惡乎托業以及此耶古之至人以道爲紃修德就閒翁其以之余習翁久嘗諗翁自稚頒白三易邑矣恬愉子易居不聞一厲聲與人言即萌隸倪孺相與煦沫逯然而來翛然而往率意所之無不可者其閒惟性幼而羸壯而善病專志好修忘肝膽遺耳目廓惝而虛不與物攖以抱德煬和中匈無敗其閒惟養及老而病良已顧好飲夕必召諸子孫勝冠者曰

来毋見不鮮恩公為也飲不為後醉不為先醉而耳熱歌烏烏誦所為詩若謠不休已拍手擊節陶然樂嗒然醉也其間惟適既以予貴稱太史公矣門不加闢騶馭不加益若曰吾襲紈繡不若毳紒之適寒燠也列鼎大烹不若飯糗茹蔬之樂饑也從者呵而車上儛不若野人之爭席也所稱彌顯所御彌精其間惟志今乃泠然而風行翛然而鵠峙泥然無與為隣手手徐徐遊物之初栩栩然迫若而無所取其沙若欵斯

受事若畏罣事畢而忘若芻狗歸而周遊若麋鹿之戀豐草居若斥鷃所思不越乎榆枋倘所謂大知閒閒非邪夫世之慕顯尊名實者其心詎不思與喬嶽停峙哉不知擢德攓性以天下為撟伐其和而薛越精神於旦暮外逆五情內愁五藏燋然肌色皯黴無壽類矣或慕噓吸偃仰學養生家言恍惚意表窅渺理外以還返黃白為修謂機穽可以巧奪且烏知吾未始生未始不生者以為至矣而生可倖乎衆人役役以

身為累梏非養生主也俾生者恥一日不生彌年索之窮上下而不得又烏若翁自為生也相與交食乎地交樂乎天順其所自致而天年若自有之故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稟不竭之府甘瞑乎太霄之宅而徙倚乎漫汗之宇休息於無委之隅而浮揚於無形埒之野芒乎彷徉乎埃壒之外自近而遠以遊乎天地之樊顧今進而耄之及也其意韻益閒遠若退而史然也者其步履矜莊夫夫也其飲啗色咲矯矯屹屹

夫夫也其黃髮番番而有嬰兒之色夫夫也彼其視千變萬紾曾不若蠅蚊之著惟其閱上古迄於今不啻如蜉蝣蠛蠓之過於目之人也之德也不可以有涯不可以無涯古昔所記列仙人長年遠跡夫或與同適也故曰翁自為生矣而未嘗以言人余與翁子太史同朝而日與之處若既飲食厭飽之矣而又欲臭味之也又烏得以無言余惟古之人莫不各有所慕如號曰退士曰散人曰無名氏曰大人先生亦各自為

傳以明其志余毋能為翁傳因作頌以祝翁曰
閒逦心祛彼五陰宇定光發天機寔深閒乃貽
樞得環中審於無暇以契大宗閒逦情抱太清
閉其門塞其兊不足以滑成閒而倘祥祟立中
央含知於醞弃意於羊閒以葆真和以天均理
丞也泄絫萬歲而一成純頌畢以授太史太史
走一介歸為翁壽

壽穆長公序

穆長公者東明人也東明故未有以進士起家

者獨長公家為著姓與石氏同里以故長公子
與石氏子俱學書長公竊念國家制科羅天下
士而都入士無應者即日月省試有司不能與
計偕隸南宮籍謂國家制何則程督其子終日
下帷也而時命之曰向從兒學書者矯矯多奇
屹若泰山不可奪兒志之勿失此人哉則相與
日事佔俾握手論天下事不置曰苟富貴無相
忘也已而二氏前後舉進士同授大行禮官里
中嘉兩家世同里生子同學仕又同官又相愛

也及長公子調尚書郎入司寇署而石則給事省中給事淂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其志獲行而司寇郎抱三尺以長丞意指為獄獄竟則移正監椽史賢者而已即能無所見而司寇郎與給事故相許也要以盛年功名分當竭力事　主上主上富於春秋遊意太平思欲聞所施行以安海内子諫官不可失也願勉所職立功業盖司寇郎言未窮而給事操牘往矣牘上語多戇於是　主上怒命詰給事給事幾斃司寇郎救

之萬方始得活而長公家居聞有給事受答者曰嘻此石郎也郎故貧卒有此將無虞所吾聞之嗜焉不能斯須矣則戒家人裝數十金行而立乘一騎日馳百餘里盖舍而後裝及焉見給事病創甚謂是不可結轍走遠道夫既編户為氓矣又安所淂符傳行舟也屬司寇郎操給事歸會　下恩澤詔長公當拜詔為大夫人謂司寇郎毋寧旦夕濡手長公目懾之曰棠棣之二章謂何何可坐棄石郎使困於原隰而以恩澤

為解亟行矣司寇郎稱病既予告則操給事歸也歸而給事無家長公為折田舍舍養之居三年司寇念已以謁歸故恩不及長公即孤　主上恩乎則復走謁天官請得貴長公如例當是時天官高司寇郎義調春官未幾調符臺丞已又調司功郎也則長公語家人曰吾固知兒無害以治禮與刑能矣頃今所任職則辯士官材之地不可易也又自以起家徒步幸得不次備帷幄而已則兩被璽書從大夫後此於國恩厚

矣富貴無常忽則易人不及時自抑獨柰何使
人抑之則詔司功曰兒不見卜乎卜者不審幸
不奪糈今兒在事自謂何如卜者其審也則任
也不審也不但奪糈也兒歸哉且也鵬圖南而
六月息蜩鳩決起而搶枋榆亦各自適耳既司
功稍遷廣臬竟奉長公教上書歸矣史某曰夫
人孰不嚮其所榮而違其所不利溺於所欲而
不知止哉乃長公故不爾也方給事委頓時使
恝然絕意於哀憐之交給事又胡能無恙至今

日哉既已赴給事之急猶棄所榮如敝蓰何爽然於富貴之際也及其子名秩蒸蒸起正士人攘臂之日而頓以止足為戒卒呼其子於俱去豈溺已徼時與世浮沉而親榮名者乎古所稱務光之屬豈不名高然支離擁腫無所用於世及田先生者流則白首托於鄙俠不愛其軀不軌於正義儒者排擯不載詎若穆長公教其子以人事君又慮挹滿而去賑人之阨已諾必信矣而曾不列其名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耶

長公年且七十矣其精不衰矯捷如壯年人則其明分義而遺外榮之效也長公慕義人莫不慕長公義長公不求名而名隨天將壽長公以保我後生也斯蓋理運然哉

壽袁老師母管太夫人六袠序

萬曆六年為袁太夫人六袠里中人出相國袁師門下者修羔雁壽帛將恭鞲鞠腃上太夫人觴而屬余生詞以致謳謠頌祝之意某不能文獨私意相師徃日居邸第事一論著之蓋嘉靖

歲　天子祠祀祈年修所靖見　上帝而相師
以精禋當　天子心　天子眷相師甚命旦夕
傫直禁廬相師未嘗頃刻離　天子左右相師
盩綠佩玉而出於朝太夫人亦盩綠佩玉而共
於室爲誡臧獲嚴扃鐍俾帷帟晏然閨房惵息
無出閫之語無踰閾之思斤斤如也　天子賜
相師休沐其等謁相師於邸出酒食相勞太夫
人命治醲擊鮮達旦不少懈盖相師委蛇而揚
素絲之風太夫人委蛇而稱山河之德薦紳衿

韋之士闖門墻而思宣景耀者誦相師太夫人之德不衰　天子坐明堂左个而六宮獻繭祀上帝望山川徧群神而百辟祼將皇皇其禮備其典鉅麗也相師服衮黻而肅肅顯相太夫人被阿錫而僮僮在公于以薦成于以拜賚大官之饌長信之金錯然而交錫於庭薦紳衿韋之士又莫不張大其寵靈而豔說之若謂有相師宜有夫人也猗歟休哉今去嘉靖歷隆萬三朝一紀矣而太夫人才六袠也是太夫人以鼎

盛之年上之述宣陰化内之修明壼政其徽音睿問豈不彰彰較著哉乃陳生棊者太夫人同邑人也則自攝余生曰子徒知太夫人邸第事其所處中梱者子未知也盖相師寡　息太夫人為置媵姬三四進之曰吾不欲夫君單其後則又進媵姬而詔之曰愼事夫君無易也以蘄媵姬之宜其子也既求同産子其睞同産子也不啻已出也尤忌其為同産子也而子皆蒸蒸奮起一典符璽一為薇省舍人莫不藉太夫人

義誨以成立至若相師性悄直言必有卓詭中人而太夫人相之以和相師性豪宕獨鑄偉詞沾沾自喜而太夫人相之以愿謹相師性好娉麥惡齷齪瑣尾者而太夫人相之以蹶儉即珈副瑱揥矣不以御即心珎五齋矣不以進自以被褐衣韋為服之恒茹素嗜淡為食之旨而尤好内典事神謹設象教諸娣姒而偕之大道相師家僮手指繁力業劇而財匱至少藏蓋太夫人為損膳省用則家堇堇以貲給毋乏而已是

數者以相夫則婦則順以訓子則母儀昭即古女史彤管所記嬪則奚加焉而子徒豔其貴寵以頌說耶於是陳生揖余生而相指曰豫章之木干霄而條扶踈而蔭垂百畝醴泉源深而浸遠其衍溢也溉疇渠以萬億計我輩日被相師蔭且浸也撫臆諭報不可但已其將何以誦我太夫人而祝之余生曰其說在二南之什矣余生習邸第事則為歌羔羊歌采蘩歌采藻陳生習中梱則為歌葛蕈歌樛木歌小星歌江汜而

朱生某陳生某某者於太夫人之事無不習則爲歌關雎歌鵲巢余生曰夫麟趾關雎之應也騶虞鵲巢之應也屬者　主上正元后之位二母后以母教教天下太夫人宣母后教敎我南國子姓仁厚庶類繁滋其應不爽行將付之太師以風来禩然則太夫人之壽匪一身匪一家壽在天下後世矣以是祝太夫人可乎朱生曰唯唯

贈全母丁太夫人七十序

吾鄉九山全公當　世廟時轉歷侍從佐大司
空留都為余先達司空夫人丁相司空於官倅
有賢譽稱丁夫人而司空逝有年四子俱以文
學世司空之教儁乎彪彪盛矣而仲子之子甫
弱冠薦賢書則吾鄉又無不誦丁夫人之遺之
也稱太夫人全母云今年甲申仲呂之月在角
為太夫人誕辰蓋七十年矣邑子方某等諸與
仲子之子有同袍之雅介書幣不遠數千里乞
言于余以太夫齒德余固頷有言也夫安所辭

不敏顧太夫人所重于閫則匪直有大年即大年重世無不龎眉耇等耄耳余胡庸言而胡重于余之言之也余所願言於太夫人則慕而嚴事之矣夫婦也用厥父母貴居與夫子貴弟若之矣爲夫也貴者古斷續者也爲子也貴者古盥髢者也尚矣故記何不艷羨乎而獨難于其身于孫子之貴也即劉大母有芳迺其初繇不勝勞瘁萬狀是李氏孝敬之綦致而非所以語婦淑之盛隙也盖莫盛于太夫人矣方司空先

生起家明經在事立朝言有壇宇而行有防表然邁此明作之日一柄國者不相能卒不得以究竟其衷為士羣憾而太夫人優游堂上獨食其餘何樂乎夫人生所貴為其親壽固不係于複室之居列鼎之養如是而壽寠者無壽要在安之耳太夫人婦而無愧於司空先生母而督其子有成坐而享子孫之榮名天之所以壽太夫人者豈不周至耶太夫人何以有是則信非倖而獲旋遇合可謂躬植其厚為世世履其淵

塞懿徽之德純嘏無疆真余所慕而嚴事者也四子曰少愚曰少成曰少懷曰少微仲子之子曰天敘余不數為次其所預言以復子乞言者儻足一當太夫人侑觴乎

壽郝太宜人八袠序

郝太宜人者寅樓公之配也往余為諸生時嘗主公家公與余遊驩甚見公家政犁然純備而公于于然嗒焉若不知焉余睨之公曰夫予惡乎知哉自予早事化居遊徐僮取慮閒縣寡妻

是賴夙夜拮据以有今日即今日稍稍給矣寡妻罔敢偷罔內外細大惟寡妻是聽予亦惡乎知哉既遣其孫謙伯受書余復覘之曰某早失母氏藐焉始離襁褓惟我太母寔字之毋論敕乳母保養令省席蓐視熱湯盎今幸長矣所為稽誨甚至既誨吾伯父以進士起家今猶曰幸及見吾孫子乎余盖始知郝氏有賢母云洎余通仕籍則輦內子往来維揚內子以通家故亟得見太宜人每從太宜人所来為余誦太宜人毋

儀數事身未嘗御紈綺首未嘗飾璠璵宴未嘗列牲鼎嘗曰吾與君子同起糟糠即不饜若將終身雖今貴且老矣何能異爲婦時也豈以吾家爲不能夙具乎其逮臧獲嚴梱內外斤斤如也惟董余益信太宜人賢曰郝氏之興有以哉余主公家最久公與余不獨沫濕相呴濡即泥淖中物色余也所念王孫而進食意無已時此其情不可與世人道矣太宜人年八十余當有事以壽而余款啟不能文則爲誦既醉之章曰

鑒爾女士從以孫子夫太宜人信具有士行矣有女士必有子孫以被爾祿附景命而室家之壼得以萬年余故願郝氏子孫賢焉昔李令伯賴祖母劉而後能亢其宗及令伯蹶之一出而劉之名益著天既以孝錫令伯則必以其年錫劉俾其年與名相不朽此天意也既以書抵譙伯曰語有之大孝不匱夫能植德砥行歸父母令名不匱之謂也不則以饘粥謂共滫髓謂養即使酌廣陵之濤日上尊俎蜀岡之毛日加豆果

能當大母之望乎哉余雅知謙伯賢行將究習故業而奮起一世以亢郝氏宗又不啻若李令伯者然則太宜人所謂壽與名者其有涯哉

壽黃孺人七十序

黃孺人汪者今國子學正整菴黃先生之孺人也先生為侍郎公長子孺人為御史大夫長女兩家高門閥胄華寵冠時時人盖爗然目之矣迺先生獨徒行旅休不立崖領額為諸生雍容執經以文學相磨切砥道礪德期詣于善不欲

從恩補愉佚自廣雖其所行休皆忌其為貴公
子也自是先生之名籍甚郡中賢豪皆知為慥
慥君子盖所謂務操其實不隸于名處美腴之
鄉而身澹泊之節者否邪以此士人咸推轂先
生甲第媿先登馬予自肆學之年輒親先生而
先生辱與為之友其行諟潔朗精神蘊藉一一
能彝之而晶誠之外發天性之内驅每嗟歎以
為不及也先生閒嘗謂予曰凡人學弛于内憮
志隳于室謫吾所以得有立而似人者有内友

也予竊心識之時從家人考質究論知先生所為語其内者果審懿無它中也始侍郎公貴顯先生與孺人侍侍郎公太夫人堂上嘔噓終日與世若無感者既而太夫人背世侍郎公憂室不媛為更娶徐夫人徐夫人未幾又少寡先生率孺人旦夕恭謹候問必調顔色饋食給肥鮮尤嚴于侍郎時焉君子稱徐夫人凛節冰雪貞哉稱黄先生柄經釋回以全母德孝哉而孺人之賢亦殷殷聞矣孺人唯内順于姑外睦于族

無幾微疾言戾貌姻婭里黨莫不刑其教則與
四子女如之諸子皆授以經學長子舉戊午鄉
薦餘皆補郡邑弟子員躬節儉率下奴僕稟指
室無敢違先生得恬愉靜修潛泳道藝之淵者
孺人力也孺人能雞鳴戒旦熊丸警夜上以成
其夫下以勗其子使黃之家轂熠熠不墜人不
以是多先生而多孺人能贊政也先生自休寧
才晉今官自貢選才教休寧自爲諸生入貢大
廷凡與余相知十數載故予特聞其詳今年先

生壽六十有九孺人壽七十正月某日孺人設帨辰也二人頭顱斑如計此時退食委蛇軒渠笑悅人世之樂事殆無踰此者夫天之道酬也先生韞芳華之烈能韜匿其光故貽是無方之慶以裕後昆孺人薄紛靡躬醇樸攻辛茹荼以佐其家遂能成其夫子令名雖介祺衍祉眉壽無害可也豈所謂挹彼不足注此令有餘自天酬之哉

壽李母水孺人六袠序

余內子為余言曰我兒時嘗從我姊三人執女紅工刺繡紉緝理絲枲旦夕不少休我長姊實領袁之挈耳提我引手導我沐我飯我我事長姊為女師為姆氏我今稍稍得聞內則以無詒我諸父憂我長姊力也維時諸父卜筮之謂我及長姊者皆當貴因欲奇兩女即以長姊適李氏我與長姊決曰行矣勉之即貴毋相忘李故望族李君號勉齋時以貢入太學余為邑庠生居同里里中持羊酒賀謂兩女相愛既歸兩家

又相愛也既相勉齋君詣太學卒業生子名德厚後亦以貢入太學里中遂稱李太孺人歸勉齋君欲為勉齋君廣嗣息也則置一姬進已又進其姬誡之曰勉事夫君毋怠而後生二子太孺人遇其姬若娣姒遇二子若已出與姬同衣食衣食二子即不啻德厚勉齋君見背而意授太孺人若謂庶幾三兒長乎而又得一命之榮也我從此慰矣太孺人日夜撫三兒曰何渠兒得一日長以藉手見而父乎已襁褓之冠之室

之延外傳晳誨之今莫不斌斌以文學稱矣德
厚詣太學將迎太孺人則曰吾與而弟居甚適
而嚮學矣毋念我即而弟養與而何異德厚思
太孺人冀得請歸太孺人又詒書曰凡所貴養
者在適我志豈徒甘旨為也余時携內子宦京
邸數年闕焉不聞問今以謁歸里中內子時時
遣媼勞苦太孺人媼時來道太孺人體無後餙
語無譁言貌無矜色余亦時過太孺人起居太
孺人即未見太孺人也然入而見棖塾閒靚坐

而見堂構亢爽少選見子姓恭肅臧獲趨蹌則知太孺人之所以治家所以訓子者有道哉於是太孺人年六十矣余外諸弟輩謁余文為太孺人壽夫置媵以廣嗣人能之能遇媵不能如太孺人之恵育其子以成父志人能之能遇庶子不能如太孺人之仁至稱未亡人猶勉齋君未亡時謂庶子之養無異其子之養柏舟無他矜規有素斯深於道者矣樛木之什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末乃祝之福㠯(?)鳲鳩之什曰鳲鳩

在桑其子七兮末乃祝以萬年是二件也可以壽太孺人矣即授外諸弟使持以爲太孺人壽而內子亦遣媼以榛栗棗脯進且屬之曰頌歲稱姊觴母相忘也

贈國醫吳梅坡序

余徒官白下輦內子與俱內子善病至乃病甚腓痱股腫不良於行凡白下士能醫與以醫行縉紳間者未嘗不延致之使各售其方藥凡一年取水束火者日夕不暇湯液蠁碁徹於四壁

藥物棄餘積若丘壤而病不愈淩司馬為余言越人有吳醫者能傳黃帝俞跗之脉書揆度陰陽外變知病所在决嫌疑定可否及藥論甚精乃召吳君來診切之詰余曰病幾時所皆安受醫醫幾何人人言何病嘗有其驗其驗何如余曰来醫皆以為廻風有曰脉盛則中有熱有曰病在濕濕氣宛篤則蹶上為重是故燠之躁涼之憊補之則滞瀉之則氣損先生過我察而擧之幸甚吳君曰是病主在心也八十一難曰手

心主中宮心主邊則病余曰中何屬君曰屬胞絡余曰是足痺也君曰獨不知三陽五會乎經絡纏緣貫乎八脉心不藏血血不居其處別下於下焦陽明是以兩俞外枯絕骨內耗會氣涸而不榮氣上蒸而不寧客下脬而不為使下傷陰暮之紐上傷陽俞之絡其應筋髓其尺澤濇而不能躲病得之産拙工不習文理故疑殆焉余聞吳君言愕然良久曰固也誠得先生發從事病可已矣因問用何藥曰參著乎余曰人言

參不可服服之則邪客肺曰審爾將以悍藥治之邪氣辟矣宛氣愈深精神不能止邪病將日困善醫者必審色脉驗奇胲合表裏有餘不足參其人虛實與息相應乃可以治余任之令得按參著之劑病良已余驩甚曰良醫也夫良醫也夫因與之論藥曰犀羚豨蠭木石溲液神奇臭腐齟口齬齒蛰吻裂鼻何弗用也論方曰一君二臣三因四時五運六氣七表八裏九鍼十劑何弗習也論人曰彭之攻跗之滌長桑君之

方緩之為和之視豹之尉太倉公之診何弗良也然而炎帝軒轅尚矣余乃戲謂之曰子將誰師君曰羲軒吾師也使之登壇吾將北面事之彭蚓而下意者當與鴈行過此吾奴隸之矣入聞君言咸以為狂余謂吳君誠狂也狂其言不其術毋幾謙我去謂當從凌司馬之長安余特述之使告司馬司馬其以余言為然否吳君名嘉言世分水人自號梅坡居士今年七十二云

贈鄒敏齋序

世有倜儻負奇之士不畀小道務操一伎有以成名左右行游公卿不以家為家此其人立義較然不侵然然諾者取節者不遺焉余故樂為鄒簿論著之簿閩人也名某少善病病瘠七年所竟以病廢書以貲入太學出游吴楚燕趙間問善為方數者事之事數師悉受其要事皆不驗復之楚見郭先生郭先生者蜀人也不言其名簿心竊奇郭先生嘗謹遇之一日郭先生謂簿

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我有禁方當授孺子明年孺子遅我廿年後當遊公卿苟得名毋相忘簿即避席再拜謁受其書歸習其方先以嘗諸國人國人嘗之藥精良無不驗者既以自嘗則脫然愈矣而郭先生竟不来視簿特以視簿為名耳簿始知郭先生非世人也簿謁天官選始受宜城簿既稍移盱眙在宜城則治胡太常楊刺史在盱眙則治李侍御王御史大夫天下盡以簿能生死人由是簿名聞天下然簿未嘗匿

其方不以告人人用之卒不驗人嘗詰簿曰先生得無誕之乎簿曰我非誕人也人自取之拙者疑殆有一不當於理即大謬不然矣人復以簿所用方同而治異或治或不治簿言吾方盡矣不為愛子所子以吾言為不誠試如吾言起度量按繩墨合色脉表裏之微察其人動靜與會氣相應乃可以論然人卒不能如簿也簿嘗治人人病者扶輿而来卒平復如故後乃不出千里外戶屨常滿决者至神不可由止也而簿

又恥言利人德簿持金為簿壽者簿卻去之若遺嘗語人曰醫之好利也欲以小疾者為功故未嘗以疾恐愒人而又隨人為變其所治皆有表籍能決嫌疑定可治所已病衆多不能盡識語在胡少卿李侍御序中余病痔從簿治禖余因問簿治驗者幾何人治有其方無有昔安受學簿為余道其詳如此夫周禮醫師掌醫政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簿今無不全矣何詎不為醫師哉

而猶然為簿也簿雖隱於吏乎乃心罔不在豎不若淳于意恐吏拘除而移名數左右也至若不以方匿人此其意有所用非徒苟焉而已梁丘據病瘳矣而復獻方齊君夫子多之言欲售其方以巳人之疾簿得無是意與而又不為名高不為厚利不以吏為師托其身於伎而迹半天下何拓落也顧猶好施於不倦亦自附於義俠矣若簿者進於伎者也語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簿之謂耶

壽沈影泉翁七十序

始余諸生時則知邑西門多長者云其居湫隘囂塵其俗共啬其君子力義不勸而小人有禮以服其上顧乎其未有漓也噩乎其未有㪫也玆可不謂仁乎太公居西門之影泉里因自稱爲影泉公其伯氏以子貴稱太史公世世蔦修義善而太公伯仲益增其德傳所謂有明德而不當世其後必有達者迨今二十年耳諸子相繼以文學顯太史目傺直金華長孺又以賢書

三辟春官矣郡中大家爭慕炫以為高而兩公皤首頷頷遊行里中無異口者是不為賢乎伯氏今年七十有六太公年七十飲食燕嬉如童孺之相呴也此豈非人世之最樂哉太公彊敏卓世能鑒人倫視物有餘不足不失足不出閾而州里之息耗謠俗所好惡無不諳也居常治生而數困不給歎曰吾用志勤矣而取數奇惡用是籍籍者為哉迺壹意課子旦夕屬垣而聽之聞誦聲即喜或昵狎非談輒大詑曰吾所以

勵學者豈爲是乎夫玉瑕瑜不相掩惟人不然學則瑕者使瑜不學則瑜者使瑕爾其非全瑜之人哉長孺由是以彬彬文質爲鄉稱首皆太公教也太公自以諸子迭貴益用共順遇里人無少長皆揖下之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乃去里中人莫不耳化之也有鬬訟不决者必合要於太公至或中道而反自創不能檢身而以溷太公也邑有祿之家大氏任壯僕擅斡山海之貨圍奪人而太公童僕一切斥去敢斡者而獨

與庸庸者惧作力自苦曰家無以敎敎將不治且吾安能事桀黠奴患人邪以此治家不借權任數而人自便利以獻其庸家用益整閒自燕遨與閭里老宿日遊敖會酒饌論生平驩如也伯氏以太史迎養居都中而太公自持家諸子每事必咨太公發言盈庭徐以片言析之無不中者其斷斷有斷如此儻所謂疆多識者非邪太公遇事敢毅能由本洞末人所不可勝黨有有車氏之難巷皆閧矣屬人皆惘然受挺出公

門焉曰沈以相忍為族也忍其大不忍其細焉用之遂以身扞出者不獲難郡大豪莫不多太公以為不難用剟而能柔之也太公與伯氏殊性伯氏儉芔有仁而太公闊達多智凡慮大事太公恒多伯氏策之七而伯氏得其三然三者常得七者得失半時人為之語曰伯諾仲策十不失一有繇哉以是家祿十年而市不改閑室不加塗猶然一愫士也此豈非天下所嶄嶄者哉今太公稱老矣而彊力不衰手可舉五石日

行百里無倦色也體甚康色甚衎卜年者即百歲不啻因疑為有道者太公曰吾忘我矣焉知道吾少甚困而今且有食服吾獨有兄弟而今且見子若孫誠樂之其生之有養乎與養之有生乎吾所不知吾守老氏之三寶勤而行之今七十春秋矣而猶為一日也此其為歲乃天官所開右殆非藥石輔導噓吸延引為也經曰道可道非常道若太公者泳其深乎余嘗讀列禦寇莊周之書以為其辭曼漶不可識至言庚桑

子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三年而畏壘化何其味之深也今槩沈太公行事與其言故知有過者之論其旨要渺其事易知又易行也庸俗人之所驚賢智之所高也余於太公爲姻家而太史氏與余學同方仕同官蓋世世通家也因習其事爲著此使後世有所觀法焉

余文敏公文集卷之三

送劉羽泉總督三鎮序

今天下任至重且劇者則孰逾東南鎮哉東南大鎮凡三曰吳曰越曰豫章地形相錯如繡維吳與越並海爲城絕域裔夷之交而豫章相與接壤故吳震則越將繹騷吳越有事豫章不得帖席其地廣袤數千里而民且恃固恣睢萑葦隧爲塞之所不得施甲楯劍矢之所不猝備也聖天子憂廑宵旰豈須臾忘東南哉乃破拘攣

之議假不御之權錫命司馬統馭之而三鎮咸聽命奔走焉夫司馬本兵握樞以捍城宗社顧畀之經理圻甸甚隆碩矣彼拘文者難與應猝操觚而談者不足經廣域之猷而或踔厲儌奇贄擊操切則毋能拊循元元以宣綏和救寧之畧詩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夫先王保大定功必遴純懿之臣陳于四方而文武具備庶幾其爲懿德然惟周吉甫其人焉德維鄭哉今則見我羽泉劉公云公昔

揚光瓚垣樹績卿尹受知　聖天子聖天子簡
注特殷授之節鉞俾公開府東南維時奸民搆
夷沒利遂闌出不避法禁走風濤如騖已乃轉
相詿誤內訌外閧蔫然歲無寧日公至則肅度
申令簡師徒理儲鑲謹堠隘炳炳焉昕夕靡寧
籌所防捍之策閱數年来屹乎山立而民按堵
不譁也茲歲春民匿巖穴者夥萑蒲之黨弄兵
吳越界躪蹂鹵掠之慘肆流遐邇公赫怒整旅
身臨賊衝不浹旬而賊渠就縛夫公靖海波息

潢池之警其功逴然標幟人耳目而不知公固自有偉鉅者公為政磊磊識大體不吐不茹要以保釐嫗育為本諸所施為一切與民休息更始凡苛急務眩旦之與立威而近聲華者悉屏去不事葢自軍興来東南民力竭矣賴公還定安集之而後海壖得晏然無事童白訢訢詠歌惠休聲徹閭巷間迨今晉陟司馬扼上游之吭奠百粤之封鞏三鎮於磐石以釋 聖天子南顧之憂而貽發我嘉靖懿鑠之治繇公懿德徧文

武者致焉而揚暉奮炎當娩美吉甫匪夷所跂埒矣儻兆王之所求而萬邦之所為憲邪夫公之鴻烈蜚煦紘埏洸洋炳蔚必鴻筆之士能擻屬之同年友費君徵言為公頌媿無文謬承載筆之後姑綜次其大端為他日紀旂常鐫彞鼎者采焉然亦安能盡公哉然亦安能盡公哉

贈少司寇鶴樓張公應　召序

公之抗疏論劾宜也纚纚數百千言其衷貞其誼惻其氣奮其詞綮覈而剴當其為諸生時讀

之竦然汗出輒手額祝公曰乃公作何狀能斷
奸回之偪排戈刃赴戕析若是哉心竊儀公幸
獨往之幾執公鞭不可得既公起家吏部躋奉
常常於交戟間得望公顏色誠瓌琦魁壘昔人
所稱社稷器者毋幾何公以御史大夫開府虔
中虔故多寇盤據郴桂五羊山公至討軍實設
奇攻堅驅大兵馳之使昧不給撫呼不給吸隨
流而攘無不披靡虔中以平倭奴寇嶺右急公
曰是並境也枹鼓相聞即不備假令長驅而來

謂唇齒何則遣將授方畧為聲援所將吏俘馘
者及為奴所鹵者若干人公獻狀詔拜少司馬
移鎮淮時歲祲民饑公特疏請減民田租并得
輸鏹代粟及贓吏卒所逋者再疏乞免詔可一
時淮民按堵倚公為長城云今　上念公謂三
朝顧碩不當寘外鎮遷公為少司寇公屬吏其
輩重公行禿牘南中就某請論著之某嘗謂士
君子立朝期建豎以垂不朽多矣其能奉紀綱
之役竭己無二慮執事不諉上匡寧方寓以社

稷為悅寧詎能乎彼其下者志在巧宦直以養交務捷給為聲望甚則擇可而言有所利而後作上之見謂立節得以藉手不避逆鱗然流輩之中亦既有所竪矣然不能無激發有所激必用其所長用之而過不能無生得失是何以故器不博也故器博者無近用器隘者有知名其器彌隘其用彌寡斯其所竪有大謬不然者先帝朝諸臣先後言事豈不骨鯁要以悅社稷而器可大受宜莫如公嘗聞公戍都勻時敦悅

詩書蘊匱今古從其徒數十人孜舊章證時事質忠性義淵勃有待所穡結遠矣語曰崇構有阯巨植有初伊尹修畎畝惟誦讀為競競然後能出而任天下公昔起顛穎還中朝今躋崇顯在三事行且悉其所穡謀王體斷國論而輔成中興之盛烈倘所謂身兼數器為社稷之衛非耶公之利社稷者其功多在異日某所聞董得一二惡敢緩頰歟某嘗守翰林典紀述事謂得寄勒石室而攄公一二者藏之名山使天下後

世知當時社稷臣有公在也顧不偉與

贈郡守鵬江王公遷蜀憲副序

公刺明四載政成　天子擢公按西蜀公將西矣郡父老相謂公去我我輩何可一日而無公則相與誦公之義其言曰郡故纖嗇無積聚不採於山則煮於海大者長畜牧藝殖之息不則拾果隋蠃蛤菫菫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而縣官復禁民入海公弛之秋冬則山采春夏以水俾各得其所便郡猾民嘗佐吏為治而豪

吏則相尋推用是食祿者與下爭利受大者兼取小公念豪為政必傷民已既為民而仕固當奉職官下終不得顧豪矣則直法行治問遣弗受請寄無所聽所犯即豪必案致其罪亦或詆下戶之猾以衆大豪豪滋恥不敢犯郡歲侵民流宂失職公發倉廩振貧民戒歲大獲始輸其貸而且餒甚者勑富民舍食之已則竭禋雩禱靡神不舉卒以有秋民所生活者以億計郡雖無椎埋奸慾善訟訟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

逮證案數十人公會吏責如章告劾而復自詰
質根株窟穴所在雖銖兩之奸皆知之間時為
條教置三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示以為
善防奸之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郡事畢夷
軍賦無觧歲及春則治艨艟砲石不壓十千鏹
縻鏹則瘦民而行閒偵者又欲緣以為奸利輒
虛詞以恐愒部使者公嘗執而訊之若得無謠
詠以恩乃翁乎第言之偵者情露遁去然亦未
嘗購告言奸置伯格長以煩民民無尺籍亦不

令而治余聞之曰凡此公所繇以爲治行也父
老知公乎哉公弛海禁卒未有闌出以抒法網
即法豪矣亦優遇右族右族有訟者直之特不
得骫法相凌轢而亦時時越法縱舍使斂手自
肅問民所疾苦非必絕甘分燠民自得其處遇
事立斷庭有餘目然未嘗振樞東之餘威巧爲
鉤距而獄訟止息不受偵者之詐而海上桴鼓
不鳴即小偷者罔敢入界外戶不閉焉儻所謂
不吐剛茹柔而質有文武者非邪余觀世所見

謂才賢者堅强則政多競寬則緩仁則容容取充位廉問闒焉而悄直者多鷹擊毛摯爲能慧者察淵魚操下如束濕薪而惛惛無辨則乏提衡之術而不盡下今公才如此而用才如彼固天子所藉爲紀綱之役也父老得私公乎哉父老曰鄙人何知嚮其利者爲有德鄙人輿誦不足辱公子亦昌言予余曰唯唯是不足以盡公也余與公射策大廷知公甚諗公有卓軼之行而不自喜方畧足以辦職而不皎皎以近名不

詭人不見為異人不知不自見愠嫣若龍蛇沛然江河彼蓋所謂大受具也　天子方念蜀故念公按蜀籍卬發之徒屬公而閭伍之且也吳會有事所部告勞又將移公使蔫目而赴其急矣父老又何自私之也詩曰毋以我公歸兮請以是慰父老之心焉首既西而父老號泣轅下諸大夫述余言以告父老而又命書之以授負綬者然諸大夫聞父老之泣則舉忡忡心動矣

贈宫允戴陳二公典試還朝序

主上嗣歷斤斤理道尤重貢士之典四年當大比士惟王畿首善其典尤重惟南畿舊都視北均命校士者必於七月其典重且尤先惟南畿取道遠銜命者自北而下程以數千里期以二月中間三五約束艱哉偲偲乎其典重且尤難於是閣臣掄翰林夙所推魁壘者疏其名以請若謂諸臣中無如戴某陳某者詔曰可戴先生爲余里中人陳先生者武陵人二先生與余同事史局宿知余余亦知二先生者余聞之喜曰

是能稱明詔者也余方厠席南雍南雍弟子亦得與所校列則命學官推擇其賢者以待校亦命弟子爭自濯磨惡所醞以待徵令既粤月事竣得其所錄弟子姓氏讀之曰是果賢也既得其錄所為序讀之戴先生則處士不務實而競於奇陳先生則處實裹而文盛既讀而卒業曰旨哉是故君子非惡夫文惡其文以掩實非厭奇而去之厭其眩奇而實不可為用二先生言雖殊其指要則一是誠足以答　主上詔所求

矣既二先生將還　朝故事當有言贈言必屬
之同官者於是京兆五槐程公阜南陸公邀余
言余深有味乎二先生務實之旨也請得以木
喻夫實道之根也本根盛者枝條繁傷其根者
披其枝鄧林之材長洲之木大而梗枏美而杞
梓惟林衡養之惟工師擇之惟大匠用之林衡
養木順其天不抑耗其實不以小害大不以賤
妨美必使材木不可勝用工師者察其質幹膚
理潔以尋引尺丈其直如生繼如附大者實中

巨室美者實中名器其實不中也而後棓之凡榱題棟桷幹筍轂輻之須無一不當而後稱良焉假使木雖多無所可用以為室則蠹以為器則液樠是實不材也彼大匠且將譙呵之矣今鄉有庠國有上庠有文學官有師氏養木者也比郡縣士於省闈比天下士於南宮擇木者也宰相取其養且擇者用之擇者不程其材一以不材者錯置其間實不可為室不可為器又將安所傳其罪乎南都所稱鄧林長洲也豐水辟

雍考卜有地菁莪棫樸造就有方漸浸所孚靈異斯薦固宜倫比之士濟濟輩出以應工師余不善養木幸二先生擇而取之以付大匠彼其被而圍之罝而搖之萬之懸之審曲面勢以眂其才不才果才也以登明堂以內軌物　主上修古澤宮之典論及舉者賞且不逾時矣語曰賢者事人以人中人以事然則二先生之功豈其微哉余時罹陰陽之患語多不次毋能為二先生贈惟有味乎其言之因感　國家所須士

者重也故爲博喻如此

贈淮揚轉運使萬君之任序

萬君者其人也其嵗爲其邑令以文無害監司廉其賢時　穆皇帝方下久任令弗移君擢君郡倅賜章服仍令宰邑既滿秩賜璽書余時代草制盖君爵則大夫所任則令事閥則九載矣余故嘆焉以爲萬君胡賢也得膺　國家盛典若此　國家廢置秩序一準周官六敘遷轉之遺輓近世廢年勞事速化數易長吏所易吏未

必賢元元安所歸命哉萬君賢故久久故增秩即如漢制選所表以次撰公卿何渠不於萬君見之又一數年余南徙眎留翰篆君叅宗正幕矣余又嘆焉以為萬君既賢也胡寘之南曹書又冗若此因有概於古今之官用焉古之用人視賢今之用人視地地徵起家等居位也審爾則泥常格計常資不務攷眎履行乃其間遲疾升沉遠近進退迥爾殊絶語賢則不以地語地則不以賢士生其時寧無伏櫪泥陸之嘆哉又

逾年擢君佐淮揚轉運使矣人曰以萬子之賢將安所不至也一仕而爲令輒增秩爲倅吏治烝烝矣乃再仕爲幕寮又以轉運往也奚當哉余聞之則又嘆曰夫萬君豈以是易慮哉栖栖十餘年俛首就簿書視米塩之細卒受此而不欲去彼固欲有所用其不足也今天下財賦自兩稅之外斡山海莫甚塩利塩之利惟淮揚爲最鉅古稱東楚之民多賈慧之則困緩之不足以給縣官公私以病告矣萬君往而操是柄以心

計佐公家之急俾兩利而存之此亦甚行其志也豈為功名於治邑時損耶士君子得志立名要之澤及斯民利在國家耳豈擇官與地哉萬君誠賢必有以辯此矣彼官人者又豈得終尼萬君哉

贈江君擢長蘆都運序

今海內以進士起家祖孫先後蟬聯不絕者不數家焉有之即旁出異裔或遞起遞伏固未有本支相繼者也余浙中江氏稱五世矣其先人

邁種德其子孫化之皆賢即今京兆丞繩川君可不謂承先烈而賢哉君甫為京兆別駕稍遷刺某州既倅某郡又綰樞府鈐篇而復為丞京兆計歷中外郡國者四稱勞瘁矣蓋君體癯宣力中外久緊家大人在念則輒白京兆尹謂某得犬馬疾任職不稱宜去尹財憐之將代疏
闕下會有命江某可同知長蘆都轉運事時令甲嚴凡在事例不得以疾為解所賜簡書例不得越期約於是君不獲已倣裝為去人謂江君

一分州刺一叅郡符兩為京兆佐旦暮無倦媚庶民以承 天子見習吏事乃不遽授二千石胡隨牒補鄰運寘之米鹽瑣屑間彼其名迹無顯授榮畀也而竟是恒調為此殆中才絫日月積資者耳安在為江君與明時官人意乎余子聞之曰烏乎言是而所謂榮計官而私計其身者也縣官推擇良吏為理一切刬資破敘匪其眎榮以為國也士展采錯事蚤莫於馳騖亦為國非為身榮也今 主上所以用江君又安知

不掄能使器急所任使自表見哉今　國家所
急者財也財莫重於權華華莫大於鹽筴漢大
夫以難賢良文學莫不謂非凡所見唐宰相至
欲自領度支此果中才所能辦邪江君治郡國
極知其無害已則以治人者治財乎十里非
不足跬步非有餘何謂非明時官人意何謂為
恒調也江君聞余言以為然而請余謁其說余
曰余安知鹽余觀禹貢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
太公於營丘通魚鹽冠帶衣履天下管子設輕

重九府擅山海以致富羨今營丘海岱猶故也國家所設法非不善也乃貴倖强右抗弊以巧法各以計侵牟其間而壟畝川澤之民私煮竊鬻者不可勝數青徐以東負販不行而議者顧欲苛商夫財泉也有源有流商逾苛財逾不滋徒見僞增實而已爲國一年之計非知源者也君習爲吏其於源流之理揆之審矣何渠治財不如治人乎江君曰命我矣遂書余言以行

贈揚州郡守衛侯序

天下吏號稱能與良者與經術理道其用固有殊哉幹局之士能因變而為之通習于婣婀詞伺捷給之巧以自衒霍跡其所竪赫然足表見也然綢密文峻或越職踰法以取名譽元元安所歸命哉彼屢身奉憲深惟蒸庶之慝者或才罔集事事叢脞弗層于理卒乃乾强而寡昧索竭而無光焉夫謾上者必侵牟其下化不一究則主亦巨縣知將百姓所賴何若而鴝虔吏顧托于能與良以避誤耶盖嘗發憤思古之人而

深有概於漢之黄霸霸明敏習文法見吏民問他陰伏以相參考有所伺察遣長年廉吏屬令周密至米鹽煩碎必親至覈其實則俗尚嚴刻霸獨寛和力行教化而後誅罰此廩廩庶幾君子德讓遺風焉若霸者倘所謂經術理道非邪迺今則見楊州刺史衛侯云楊古之建國也為南北孔道民不土著四方商賈必爭之區而監司部使者察計簿首重之地自島夷多震騷驛境內徵調繁矣數年比不登民匱于食流冗者

衆時大水決淮徐間横溢千里而揚以近郡被
災蕭然剥膚矣過使客冠蓋相望結轍于道蚤
夜餙廚傳戒廩餼競競幸無呵望客未出疆而
疆候以客至告矣此其為郡上下交困誠難為
者也而侯獨易之有幹局之才而能善用有屋
身奉憲之心而能究其所施余謁歸獲覽觀侯
政民有質成者蝟集於庭侯呼噏立斷即大猾
亦闕口失聲不知所出胥吏抱牘至隆隆山起
侯握管而散之如馳諸使者日奉王命而蒞之

侯徐徐應辦靡不當其念除民所疾苦一切裁省與休息更始篤癃無告者遇以文理無失職至於割盤根批大窾有傑驁難舉之跡而聲先披拂熇然足讋迨命民時以為命而上舉廉知其賢故地不必難易在所用耳於是鄉大夫郝公欲有言為侯贈史余氏曰自吏道廢潤焉不著於世久矣班固言儒者以經術潤飾吏事焉遷言奉職循理可以為治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侯精經術根理道故見諸施為烝烝如是即

遇霸將瞠視之矣詎世之所稱能與良者是埒耶噫漢之循吏多莫足數其知名見紀者獨霸數人焉矣其可少哉矣其可少哉

贈康使君之黎平序

今天下宦事之士咼嘗不憚遠徼冀善地也指職方而數計之曰某地善幾得其處否則畏若泥塗以爲分所必不當得儻偶得之輒忿然曰是人所擯棄也其不忿而往者尤以棄居郡不𤓰奉職受事常不如近甸此亦積弊然矣豈國

家所用柔遠之旨哉　國家監古興理務要利天下慎選守長以師率民萌固當視其任不任不當論地之遠邇茍以塞覬者而猥順士大夫之心也今天下稱遠徼者莫黎平若矣黎平古夜郎地漢武除邉闢徼牂牱以通卭都始列為郡冥谷深菁易生蠻毒人雜羅棘狡獪僨興不可化誨視我禮義之習喋喋佔佔冠履何當而土人為酋長者又多桀驁是人所睎以為畏而擯棄之不可任者乃今以康使君往人謂康君

何以治黎平哉將貫甲屬槖格而制之邪亦選
愞無為一是置而不問邪彼主爵者推擇邊徼
長吏宜使習兵者當之獨柰何使康君為也乃
康君則謂　新天子聖德鎣涌旁魄四塞即遼
絕異黨之地莫不回首而內嚮矧其在封疆之
列與被聲教者不侫奉　天子休德以往何畏
乎羅甸哉於是余子聞之而嘆曰賢哉康君之
為守知人哉主爵也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
黎平雖遠徼乎何獨非人吾聞天地之性達乎

夷夏言語不通嗜欲靡靡君捧檄書亟下縣道擱强而决隨流而攘逆鑄而慨違其所怒就其所欲將舉踵思慕鱗集仰流不遑矣主爵者固曰黎平遠　天子利病卒不上聞有如疆圉不靖將耗中土奉之股癖揹壅腹心爲恫非良吏莫可使守黎平者故擇君而往秦越人之醫王良之御以馳康衢療滕理直庸衆等耳非馳九折之坂見垣一方人其技莫效主爵者望康君亟投劑而先驅也顧不重與康君家大人宗伯

公為世道儒今取道歸謁問何以治黎平也吾知宗伯公必為君論說所以為治狀君能受其言必辨治黎平矣

贈郡侯華野周公入覲序

余載橐直承明廬見　天子肆覲群后時凡四方岳牧各率其職入王所而奉　天子大計則自我浙江始浙江自牧守而下若邑長吏若丞尉若諸椽文學守得差次之上於　天子天子詔太宰廢置復命侍中於殿上臨餞如　上旨

而擇岳牧治行有異等者賜燕於大官錫之纁
帛鏹楮殊寵過庸是不為閎鉅希遘者哉今
上御極二年將舉覲典明郡周公以職敘往郡
子大夫相率謂公以　主上秉元斷政與天下
吏始瑩精太平儻開合宮衢室延見雜問上計
長吏將陳說閭閻疾苦得為不得為之故觀其
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公當從後叩頭
謝條其對以稱　主上意則安得長者之言而
稱之公謂其幸得備位為郡守即不能與化條

有以自効亦勉思職事簿郡中諸吏條其得失以屬上計而奉　主上財察盖明之邑五而爲令丞尉掾者亦五類未必皆賢皆不肖綜覈吏功當與簿合必名實相應者予奏言其也賢其也不肖不敢徇明並海爲郡地淳鹵無商賈往來不順於山即順於渚今山出厲禁渚出嚴章民無所聊生五月至六月不雨大無禾麥以奉軍興歳不下千餘鏹民且日僊予奏言請丟省軍實簿租賦毋動揺國本民脂也理則理亂則

亂惟屈伸其有奸宄也猶苗之有草也草易滋
蔓滋蔓難圖予奏言請鋤奸詰猾以安良善弗
敢愒諺言野有荊棘聚糧者怨田有蟊賊望稼
者悲民憊矣豪復與民爭利利不在民而豪愈
横以故民視貨若鴆畏豪若虎假使長吏縱不
問是舍豪也即問之是操豪急也操不可舍不
可政無所重輕是荊棘不見伐蟊賊為殃非所
以任民也予奏言請抑豪以扶民罔敢縱於是
吏某在告有味公之言也曰公惟有之是以似

之矣公下車廩廩乎廉貪貞淫之化浹於境內
意在成就全安下吏而條貫詳備吏不敢欺即
無梗於貪淫不職者人人問以謠俗民所便宜
减損更徭十之六七必傴拊而燠咻之毋事操
切摘决摯擊而訟至立斷較若持衡法訖威富
不為少阻而銖兩之奸無不畢得使負擔者息
肩咆哮者不敢入于里蓋公潔修通敏精經術
而温良有醞籍故行縣未三月而民之服者如
鑑信者如著懷者如乳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如

此公即入而引見　主上有所陳對上退而察
公所行知其所以然必將曰太守勞苦是眞能
以廉貪貞淫之風興大化者也公所得寵異嘗
不後矣詩有之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語公治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語公以政治述於　天子
也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語　天子燕公以
示慈惠也子大夫聞予言述之以語公公曰惟
力之弗舉其弗能蓋惟邀惠二三君子疇敢不
惟嘉言是服遂載書而行

送署丞盧君序

三垣盧君蓋東陽之名家子云少讀進士書負材不得售已乃隨貲為太學生又不售而謁選為上林苑署丞爲丞無幾何而亟乞休以歸是為　今皇上御極之元也人或謂盧丞方
聖天子龍興昭刷幽微破凡削調越拘攣之見以收天下材能之士天下材能之士靡不蒸蒸思迅舉矣而盧君奚以去歸又奚以去歸之亟也然余私計盧君之為牧官其通於牧理哉夫

覓雁之未罜於羅也止則水瀣蜚則烟霧習習自適不知其足樂也一旦虞人得之鎩其勁翅而置之宮沼之中糧委而不食低首而不能鳴然後知鄉者之適也郊祀之犧飼之稻粱養之滌室非受鐘于犧也夫有所用之也夫仕猶是也方其棲遲偃息苟以效一命之榮夫誰不願然得之也比其勞形於奔走敝神于羈絏然後知棲遲偃息者之未始非幸也故狗名而喪其真後世而汨其和與接爲構而不知休已時者

與甘稽粱安滌室者一實也盧君際盛隆之會以彼其材窯勞而積資亦稍可自見非難也而竟乃去歸也吾是以知盧君之通于牧理也審矣盧君自其先中丞愚參公來代崇紫有聞人而其大父荷亭公以御史乞歸養後兩召之卒不起終其身至今郡中亹亹稱御史公達者若盧君謂能繩其祖武者非邪故飲不必江河汲一井泉則腹滿矣食不必敖庾守一篅篅則身飽矣是故能足其足者無弗足也荷亭公不知

御史之貴而今盧君亦忘其丞之卑也今盧君
歸將狎鷗海上拖犢雲中飲和于聖世而相羊
於長林豐艸之間有雲水之樂而乏宫沼之戚
此蒙莊之所以羨情于曳尾也某其同官者丐
余言祖之都門余盖欽然異之焉遂略而論之
因以爲人言解

贈封君寅樓郝公八十壽序

史其曰以子所覩記若封比部郎寅樓郝公詎
不傑然自建古所稱俶儻瓌瑋特起之士哉以

若人曾不得憑藉尺寸致身青雲之上綵組分
珪策勳而懋烈茲耋矣顧巖棲川觀偃息杉楡
間復不得就養庠序爲儒生者憲余於是深慨
王制不倘重爲公惜焉粵在古昔明側陋之典
寬踈咄之令揚旌設簴弘天綱以該士士懷一
奇挾一策者舉得自致於用其耆年道藝與尊
則位三老五更王者且憲德而不敢乞言下不
失爲閭胥族師表式閭里故賢無野伏國有老
成彼所謂特起士者又奚泯泯脉脈不護劾若

郝公類乎郝公者其先京邑人幼而孤弗能自給公處之晏如也廼心獨竊自負曰天地豈私貧我哉躡屩荷簦贏身来江都從大父遊事大父醇謹大父心竒之惟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已而奮其餘知走販荆楊善操研桑計如轉户樞而無筭也貲本侈長歸盡以遺大父已而復自念曰是阿堵物也奚以溷我我靡能自顯曜獨兒子何課其子習舉子業業成以名進士起家遇兒子視已子常捐萬金畀之若蓰兒子終巨

賴公遇之終無幾微間姻家負公直者公折券棄責迨今號素封其奉身等素貧時尤不結權要以交關得罪每　制書下覩一新政輒舉手闓懌脫四方報警輒瞿然靡寧處猶痌瘝在躬余嘗與從容論天下事至繫邊圉切社稷計者纚纚叶綮窾適機宜直移日忘倦余心嚮往之頷執鞭馬余嘗謂　國家取士貴廣於制科外更設數科如公具特起之才兼青萍干將之器當應時擭售與之立交戟間藻潤鴻化或馳驅

萬里專一面之寄其勳烈可勝道哉余故重惜之雖然公不爲天下用其用之身以益天下取數固多也古今舉善用天下者莫逾朱公其將土苴以治天下道之真以治其身以彼其知用天因地罷吳勁越卒之列編戶以貫椎乎陶其開闔聚散人莫得測公今葆道之真卷而自畱將默以其道藝漸漬閭族閭族刑焉他日代巡狩者佇車而過式其閭就而問之轉以其言聞於 上縱不得爲老與叟也即閭胥族師於

古人奚讓哉故曰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又曰
弗損益之然則公之身為天下用也大矣又奚
足為公惜哉是月望日公初度辰余無文毋能
壽公姑論列其履素大都若此云